

第二十三屆五虎崗文學獎／小說組佳作—貓頓

瀛苑副刊

一、

下過大雨的夜晚，空氣裡瀰漫著雨水潮濕的氣味。我躺在狹窄的單人床上，沒有留一絲燈光，準備入睡。

突然間，我感覺到有什麼東西在我體內流竄。

是一隻毒蛇。我可以明顯的感覺到牠那呈倒三角型的頭部，以及背上無數細小的鱗片，蜿蜒前進時，冰涼的身軀貼著我的血管，以極快的速度穿梭在我的腹腔內。

我試著想像那是幻覺。但毒蛇像是一道冷冽的水流，侵襲著縱橫交錯的血紅色通道，將冰冷的感覺擴散到每一個細枝末節處，讓我由內而外湧上一股強烈的寒意。然後，像是要在我體內找到出口似的，開始不斷地用牠的頭撞擊著我的腹部。我越想忽略牠的存在，我的心跳就越加激烈，那撞擊的力道也越來越大，彷彿不在我肚上開一個洞不會停止。

那感覺難受極了。我跟蹣地走向老舊的木製書桌，用顫抖的手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到美工刀，心裡想，只要讓蛇從我體內出來就行了吧，跟著那些糾結的腸子一起流出來也不要緊，難受的感覺至少會消失吧。

於是我舉起美工刀，準備往腹部刺去。

「阿拓，幫幫我兒子。」

一個細小卻清的聲音緩住了我的行動。是一個平緩又極具穿透力的低沈男聲。彷彿一道從深海底放射出的光線，在穿越了無數的海流和魚類後，筆直的透進了我的耳朵，直達大腦的聽覺中樞。

剎那間，我體內的那尾毒蛇消失了。那種冰冷的感覺，疼痛的感覺，全都隨著聲音的

出現消散到不知名的空間去了。

「阿拓，拜託你，幫幫我兒子。」

細小的聲音又在我耳邊響起。我將美工刀放回書桌，四處尋找聲音的來源。

一片黑暗中，我發現一個彈珠般大小的藍色發光體飄浮在半開的窗邊。我以為是錯覺。但藍色的發光體彷彿察覺我的視線，開始散發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

「阿拓，是我，是我在叫你。」

這一次，我可以清楚地感覺到細小的聲音源自藍色發光體，不急不徐的口吻，低沈的嗓音，像一劑鎮定劑，再次緩和了我紊亂的心跳。

我直視著藍色光體，雖然覺得眼前的一切有些詭異，卻沒有任何驚嚇或害怕的感覺。反倒覺得從藍色的光暈之中，透露出一絲無法形容的溫暖。

「阿拓，是我，我是貓頓啊。」藍色的光體說。

貓頓？

啊，對，貓頓。一個好久沒有聽到的名字。有十年了吧。

二、

貓頓這個名字是一個男孩告訴我的。他是我生命裡第一個男孩。我都叫他「兔仔」。

之所以這樣稱他，是因為他有著白?的皮膚，和一雙鬼靈精怪的大眼；笑的時候，會露出兩顆比例過大的門牙，發出像銀鈴般的聲響。躺在我懷裡時，總喜歡蜷著自己體毛稀疏的瘦弱軀體，讓我用手指輕輕梳理他柔軟的黑髮。

再也沒有什麼東西會如此安穩的待在我懷裡了。我常想。

在那段晦暗的高中時光裡，教科書和試卷堆積成一面高牆，遮蔽了生命的其它出口；只有男孩，男孩像一隻白兔，帶著溫暖的光，跳躍在我前方，指引未來的方向。

我們喜歡在午休的時候，一起偷溜上學校的頂樓。除了偶爾有教師會帶學生上來做天文觀測外，頂樓大部份的時候都是一塊無人的寶地。屬於我和兔仔的寶地。我們會在陰影處併肩坐下，有時說些你儂我儂的情話，有時互相愛撫，有時什麼也不做，一起看著遠方翠綠的山巒發呆。

有一天。兔仔跟我說他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。我要他講。他不肯。非要我發毒誓說不會洩露出去。於是我隨便起了一個洩密者生孩子沒屁眼之類的誓。

兔仔先是露出他可愛的門牙笑了笑，然後輕輕地將頭靠在我肩上，說：「我有一個很親密的好朋友，他叫貓頓。正確來說，應該要唸Mou-Dun。不過他說我可以發音成貓頓也沒關係。貓頓是從另一個空間來的。一個不同於我們所認知的空間。既不是一度空間，也不是二度空間或三度空間。總而言之就是另一個空間。」

「那他是人類嗎？」我插嘴。

「不是，」兔仔用他纖細的手指撥了撥瀏海，說：「他不屬於我們所知道的任何一種生物，但跟人類很像。有著與人類相似的生理結構和行為，也有一些同樣的社會結構和制度。只是在本質上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物。從外表看起來，貓頓像是一個飄浮著的藍色小光球。大概比彈珠小些。但仔細看的話，就會發現在那藍色的光暈裡還有一個小生物。那才是貓頓的本體。具有頭部和四肢，也有黑色的毛髮。總是穿著像太空衣的白色連身衣褲。」

兔仔停頓了一下，整個人側身躺在我大腿間。

「至於五官，」兔仔繼續說：「有點難形容。大概就是一張很平面的臉吧。有點小的眼睛，圓圓的鼻頭，大小適中的嘴巴，像筭一樣形狀的耳朵——可是組合起來卻完全沒有立體感。說話的時候，臉上也不會有一絲表情。不管他的語調多激昂，或多悲傷，五官就像是被畫定了一樣，不會有任何的變化。」

我點頭。用手掌輕撫兔仔如細竹般的臂膀。

兔仔閉上了眼，然後說：「貓頓的世界很特別。是同性戀社會。男同性戀的社會唷。他們認為男性與男性間的交合是最原始也最高尚的。女性只是一種用來繁衍後代的附屬品。一切關於女性的情感和慾望都是下流且齷齪的。」兔仔說這段話時，刻意把咬字咬得清楚，聲調分明，就像在參加演講比賽一樣。

「聽起來挺適合我們的。」我說。

「對啊。」兔仔轉過身，用一種很哀傷的表情看著我說：「不過，我們沒辦法去。只有貓頓能來我們的世界，我們不能去他們的世界。連貓頓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。」

「沒關係啊。我們在一起就好。」我摸著他的頭說。

兔仔笑了。像一朵花綻開般的笑了。然後又露出一種忽然想到什麼的神情，別過頭去，說：「貓頓跟我講，他只會去認識寂寞的人喔。寂—寞—唷。」兔仔刻意延長了寂寞兩個字的尾音。

「那為什麼貓頓沒來找我？」我問。

從有記憶開始，我就一直寂寞著。彷彿我是被寂寞餵養大的孩子。

母親生我時就去世了。父親是個內科手術醫生。我知道父親討厭我，從很小我就知道。我們很少交談。就算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，也好像沒有彼此的存在。

久了，也習慣了。

我每天一個人吃飯，一個人上學，一個人回家，一個人睡覺。不知道是哪一天開始，我變得不喜歡說話了。同學們都稱我是「自閉鬼」。無所謂。我依然每天坐在教室的角落，沈默的看著這個世界運行。

直到兔仔出現。用他特有的溫柔，填滿了我的寂寞。

「因為你有我啊。」 兔仔回答。

「那貓頓為什麼找你？你也有我啊。」 我反問。

「不知道。」 兔仔沒有回過頭，以一種很輕柔的聲音說：「總覺得，在未來的某一天，我還是會一個人寂寞著吧。」

我沒有再開口。只是和兔仔看著同一片天空，讓時間和午後的風一樣，無聲無息地流過。

三、

「喔，貓頓啊。」 我平淡的語氣連自己都覺得驚訝。

「你比我想像中的還冷靜呢。」 貓頓細小的聲音從藍色的光暈中傳出。

我沒答腔，走向床，在床邊坐了下來，用力地吸吐了一口氣。體內那隻黑蛇，竟然真的消失了，一點存在過的感覺也沒有。

「我的時間不多，畢竟我現在處於非法出境的狀態，」 貓頓說：「所以我就直接表明來意了。我來這裡，是想請你拯救我的兒子。」

我聽著貓頓的聲音在空氣中流動，感受到一股安定的力量從他低沈的嗓音中流洩出來。

「我想你應該瞭解一些關於我們世界的情況，」 貓頓繼續說：「我們是個同性戀的社會，男同性戀的社會。一切與女性有關的情感和慾望都是被我們的世界所鄙棄的。」 貓頓說這段話時，特意提高了他的語調，像在宣導什麼政策一樣。

說也奇怪，隨著貓頓的聲音一字一句流入我耳朵的同時，我發現到自己能透視那藍色

的光暈，看清楚貓頓的本體。渺小的身軀和四肢，以及，一張很平面的臉。除了平面我想不出別的形容詞。而且是種看了就忘的長相。就像在路上每個與自己擦肩而過的陌生人，不會留下什麼特別的印象。

「不過……」貓頓突然壓低了他的語氣：「我的兒子，卻是個異性戀。」

「他對一個女性有慾望？」我平靜地丟出問句。

「對。在某一天醒來，他突然發現自己渴望佔有一個女性柔軟的身體，是那種想要交合的衝動。我兒子是這麼說的。」雖然貓頓的聲音裡帶著一絲憂傷，但臉部卻像平靜的池水，一點表情的起伏也沒有。

「那對男性呢？」我又問。

「一點感覺也沒有。他說從那天開始，自己才瞭解原來從前對同性間有的期待和渴望，只是一種被教育出來的假象。這種對女性迫切的需求感，才是他潛意識裡最真的自我。」貓頓的語氣中透露出強烈的無力感。

「喔。他似乎很瞭解自己。」我淡淡的說。

「不！他一點也不瞭解！」貓頓突然激動了起來。

「他一點也不瞭解有這樣的慾望是件多可怕的事情。這樣的慾望像是種毒液，它會一點一滴的侵蝕你的內臟和皮膚。等你發現的時候，早已全身潰爛又發臭，受到眾人鄙棄。有這樣慾望的先例，我們世界不是沒有的。不過那些人最後消失了。莫名其妙的消失了。彷彿是被輸入『Delete』的指令後，就徹底的抹殺掉了。一點氣息也不會留在這世上。」貓頓的口氣中帶著驚恐和害怕，臉部則依舊沒有半點波動。

「聽起來挺糟的。」我躺上床，將雙手交叉擺在腦後，閉上雙眼。

「是啊，所以我才來找你。」我感覺到貓頓的藍色光芒從窗邊飄移至我的臉部上方。

「因為我知道你可能有辦法改變我兒子的慾望。就像你曾經試著改變你對兔仔的慾望

一樣。我們可以那樣試試。」

好像有什麼東西從我心底最深處被抽出來了。當貓頓的聲音通過我耳膜時，彷彿有一根掛著鉤的細線，穿進了我身體裡，一吋一吋的將我埋在內心深處的秘密緩緩地抽出。

「時間到了。我會再來。請你一定要幫幫我兒子。」

突然，我聽見「刷」的一聲。我張開眼，不見貓頓的身影。

只有一片漆黑。

四、

貓頓離開後，我沒有一點睡意。

在沒有光線的房間裡，我試著想像自己是一隻白鴿，從湛藍的天空俯瞰在學校頂樓的我和兔仔。我抱著兔仔，臉上掛著一抹微笑。而兔仔的身影卻逐漸變淡，像是被人設定了淡出的效果一樣，一點一滴的，化做一片空白。

兔仔消失了。從我的生命裡徹底消失了。

高三開學的第一天，我和兔仔的親密關係傳開了。

「你兒子在頂樓和另一個男同學進行不正常的猥褻行為。」巡樓的教官這麼對我父親說。

他沒有說一句話，沈默地聽完眾師長對我的批判後，幫我請了一個月的病假。

進家門的那一刻，他狠狠地一拳把我揍倒在地上，然後開始不停的對我咒罵。他說他

早該在我生下來的時候，就用手術刀把我切成碎肉餵野狗。又說我害死我媽就算了，還搞這種見不得人的齷齪事。我無所謂，任憑他如何打罵我都不在乎。我只在乎我的兔仔，會不會受到什麼責難。

離開學校的第三天，我接到一通電話，是一個跟兔仔很要好的女生打來的。

她說兔仔死了。在家裡上吊死了。

我不信，搭了公車就往兔仔家裡去。站在兔仔家的大門口，我看見內廳裡兔仔那張黑白的照片，無聲無息的對我笑著。彷彿他在我懷裡時，那樣安心的笑著。

那天，下起了大雨。我佇立在滂沱的雨中，直到自己再也看不清楚兔仔的笑臉，沒了知覺。

醒來時，我躺在父親服務的醫院。

「我幫你安排了治療。一個禮拜兩次，從明天開始。」父親站在半掩的玻璃窗邊，緩緩地說。

我沈默，看著窗外一片漆黑的夜空，然後點了點頭。

我開始接受所謂的同性戀治療。

在狹小的房間裡，一個臃腫的男醫師與我診療。他不斷地告訴我，同性戀是種違反自然法則的存在。他說，只有異性戀之間的交合，才合乎自然界生存的定律。然後，我必須戴上一些精密的科學儀器，觀看幾部男人與男人性交的影片。當我對影片的內容有生理反應時，就會感受到那些儀器裡釋放出的電流所來帶來的刺痛。

「你要記得這種痛的感覺。」男醫生說。

隨後又開始播放男人與女人交媾的影片。影片中男人所有的肢體和器官，都被打上了馬賽克，只有女人的臉部、胸部和性器不斷被做放大的特寫。醫生一面播放，一面在



小房間內噴灑一種帶著麝香氣味的香水。味道很淡，但吸進身體後，會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舒坦，在我的下腹間慢慢延展開來。隨著影片的進行，那股舒坦慢慢轉化為一種炙熱，燃燒著我腹裡所有的器官，然後逐漸往下沈，沈至我的陰部，我就勃起了。

「很好，你已經有初步的起色了。」醫生看著我膨脹的下體，露出驕傲的神情。

接下來的日子，我就輪迴在這樣治療的流程裡。電擊，看女人性器的特寫；然後又電擊，看女人性器的特寫。

終於在三個月之後，那個臃腫的男醫生笑著對我爸說：「可以了，你兒子恢復成正常的男人了。」

離開醫院的那晚，我在新公園的廁所和一個中年男子性交。

五、

貓頓離開後的第四個小時，我仍然沒有睡意。我抬頭看了一眼床頭的鬧鐘，螢光色的指針指向三點整。

雨突然落了下來。就像預謀許久的攻堅行動一樣，雨水瞬間從夜空中傾巢而出，毫不留情地重擊著我的鐵皮屋頂。

隨著雨的落下，我感覺到體內那尾黑蛇再度開始蠢動。先是抬起牠的頭部，然後緩緩地、輕輕地透進我的胃壁，順著我的大腸，一溜煙地滑進小腸，最後到達我的陰莖上方，伸出牠冰冷溼滑的舌信，不停地騷著我皮膚最敏感處。

剛開始我覺得癢，後來從蛇信的尖端竟傳來一股炙熱，迅速地蔓延至我的每一條血管和神經。

我像著火似的，全身發燙。

我突然想起青春期性慾剛萌生的那個晚上，自己看著電腦螢幕上赤裸的男體，感到一股燥熱，如漫天野火般席捲全身。我下意識地用手開始撫摸自己的陰莖。一種愉悅又罪惡的快感，伴隨著劇烈的心跳，化作一條看不見的絲線，引領我進入思緒的空白狀態。

對，就是性慾了。

我褪去綿質的四角褲，用發燙的發手握住陰莖，猛烈的抽動著。

高潮的瞬間，那股灼熱感消失，隨即而來的，是冰涼的寂寞瀰漫在潮濕的空氣中。

雨停了。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忽然有種想逃到遠方的衝動。

我披上輕薄的外套，走出家門，快速地通過寂靜的中庭，推開社區厚重的鐵門，來到大馬路上。

深夜時刻，路上幾乎沒有車輛行駛。只有並排的路燈，照亮著孤單的街道。

我沿著通往市中心的紅磚路緩緩地走。經過公園時，一股尿意忽然湧上。於是我踏進公廁，卻聽見兩個沈重的男性喘息聲從最裡側的隔間流洩出。

我很明白是怎麼一回事。

失去兔仔後，我也一直流連在那狹窄的隔間中。在公園，在百貨公司，或者大賣場的地下停車室，我和陌生的男人們互相搓揉著彼此的軀體，沒有交談，也沒有親吻和擁抱，只是像野獸一樣，猛烈地抽插著，宣洩被壓抑的性慾。

我極安靜地小解完，緩步走向門口的洗手臺，卻不小心讓運動鞋和平滑的磁磚地板摩擦出尖銳的聲響。

沈重的喘息聲瞬間停止。我像犯了罪似的，匆匆洗了手，離開現場。

我坐在公園裡的木頭製椅上，抬頭看著夜空。遠方的天空傳來隆隆的聲響，一架飛機正緩緩下降。

我想起那一年我和兔仔盛夏的冒險。

兩個不是旅客的旅客，穿梭在機場的每一個角落。在第一航廈通往第二航廈的狹窄彎道裡，我偷偷牽起兔仔的手，牽起他纖細的手，沒有別人的眼光，只有來自他手心裡的溫暖，緊緊的。

我們坐在第二航廈的大廳，看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在這裡停留，然後又飛向不同的角落。兔仔說，總有一天，他要帶著我飛離這個地方。我說，好啊。然後我們花了整個下午的時間，編織著一個關於遠方國度的夢。一個充滿著幸福可能的夢。

然而我們誰也沒到達那個遠方。

我閉上眼，聽著另一架飛機起飛航向不知名的遠方。

六、

接連的幾個夜晚，貓頓都來找我。

不過我刻意不談他兒子的事情，提出一些關於他們世界的疑問，來耗費貓頓能停留在人類世界的時間。而貓頓總是會鉅細靡遺地回答我；即使他兒子的事情是那麼迫切地需要解決，但只要我一開新的話題，他就會不自主地與我討論起來。

全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。像是討論兩個世界的文學差異性，或是他們世界的宇宙觀，甚至是做愛的方式等等。

雖然大部分的時候都是我在發問，但貓頓偶爾也會提出一些奇妙的問題。

有一次他問我心跳和高潮的共通性在哪。

我思考了一會兒，這樣回答：「大概就是兩者都有停止的時候吧。如果沒有意外，我們的心跳應該會伴隨著每一次的高潮存在。只是相較起來，心跳像地球環繞太陽的週期一樣恆定長久，而高潮只是國慶日放煙火般絢爛一瞬間。還有，在規律的心跳和每一次高潮之間，我們的腦中大多一片空白。」

貓頓思考了我的回答有十分鐘之久。而我很清楚，那與他兒子的問題一點關聯也沒有。

終於，到了第四個晚上，貓頓省略所有問候語，嚴肅地對我說：「阿拓，我兒子的事不能再拖。已經有其他人知道這件事了。請你幫幫我。」

我故意保持沈默。

「我知道那不是段美好的回憶，」貓頓繼續說：「但或許我們真的能從那黑暗的記憶裡，找到救贖我兒子的方法。」

「救贖？你兒子有這麼拜託你嗎？」我平淡地問。

「沒有。但你不知道的，如果我不這麼做，他很可能會莫名其妙的消失在空氣中。就像兔仔那樣，永遠的從你的生命中被刪除。」貓頓緩緩地說。

我聽著貓頓平穩的口氣，感到一股怒意上升。

「沒有用的，」我壓抑住自己的情緒，用一種更平靜的口吻說：「不管電擊多少次，看異性戀性交的影片多少次，那潛藏在我體內的根，仍會不斷地長出茂盛的枝葉，遮蔽住他們想要透入的光線。你兒子身體裡的根也一樣。」

「那麼，你為什麼曾經試著去改變自己的本質呢？是為了兔仔嗎？還是為了自己？無論是為了誰，現在的你看起來，還是一樣矛盾、一樣混亂啊。」貓頓用一種像是在審問的口氣說。

我討厭他丟出這一連串的問題。每一個問題都像迫擊砲般打在我的腦袋上，使我感到

陣陣強烈的暈眩。

「那不關你的事！」我不想再壓抑自己的怒氣，對著貓頓大吼。怒吼聲如一道悶雷，打破了夜的寂靜，迴盪在狹小的房間裡。

「你想救贖你的兒子就去吧！用電擊或用什麼都好！如果他無法走向你要的世界，你最好親手毀滅他！這樣你就不用擔心他會在黑夜中莫名地消失——因為他是在你眼前清清楚楚地被抹殺掉！」

我無法抑制自己不斷湧出的怒意，竭盡全身力氣嘶吼出這段話，感到腦中一片空白。

接下來是一段靜謐。彷彿置身宇宙中的靜謐。我和貓頓對視著彼此，誰也沒再出聲。

隨後，貓頓就消失了。「刷」一聲，瞬間從我眼前消失。

我像癱瘓似的，倒向床鋪。床頭的石英鬧鐘發出規律的聲響，滴答滴答，敲入我空白的思緒裡。一片黑暗中，我看見兔子坐在床邊。他挺著單薄的身子，纖細的雙手平擺在大腿上，原本白?的面容，現在有種說不出的慘淡。我想起身抱住他，全身卻像凍結一般無法動彈，只能一遍又一遍在心裡大喊兔子的名字。

兔子對著我露出一抹很淺的微笑，我知道那微笑裡藏著些什麼，我想問，卻說不出聲，只能看著兔子蒼白的身影，慢慢在我眼前淡去。

忽然，倦意侵佔了我的意識。

七、

我睡著了。睡眠中，我做了一個夢。夢裡的兔子和我在一片遼闊的草原上奔跑。兔子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，從背後長出一雙翅膀，化作一隻白鴿，飛向無邊無際的藍天。

我清醒時，陽光正悄悄地爬進玻璃窗，攤在老舊的木製書桌上，空氣裡嗅不到一絲雨

水的氣味，乾爽又溫暖的感覺在整個房間裡蔓延開來。

有一種睡了很久的感覺。雖然不確定到底睡了多久，有可能是一小時兩小時，或是一天兩天，總之，我沒去看鬧鐘顯示的時間，只是在心裡頭想著；有時候忽略掉時間的存在感也不錯吧。

一張寫了字的白色紙條擺在我枕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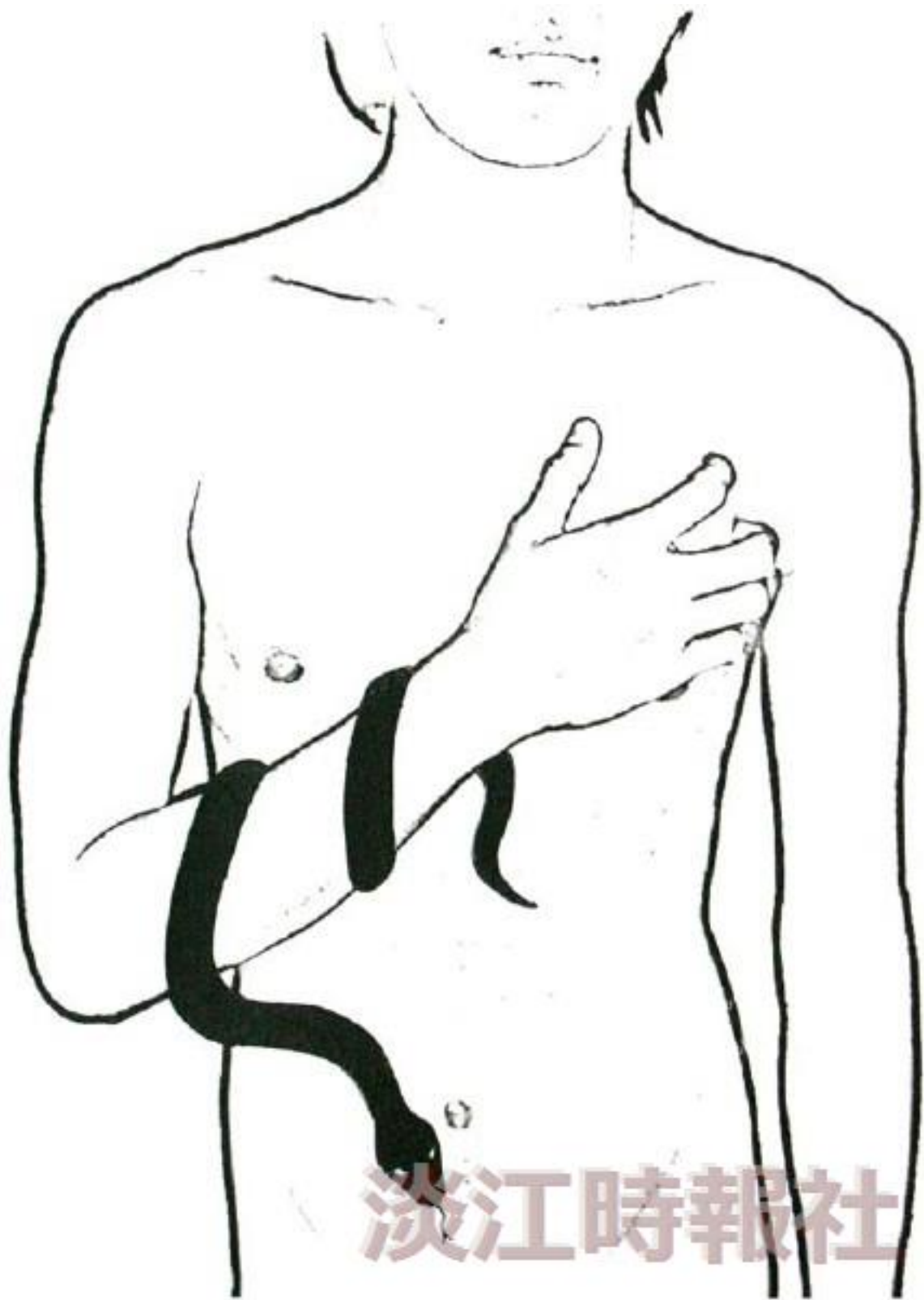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和我兒子決定一起潛逃到另一個空間。再見。」

每個字都閃著藍色的光芒。我可以清楚的感覺到那一筆一畫中透露出一種平和又堅定的力量。

不會再有和貓頓見面的機會了吧，我這麼想。就像我現在可以清楚的知道，那尾毒蛇再也不會出現在我體內的確定感一樣。

我推開窗，看著城市從沈睡中甦醒。

遠方的天空，一架飛機緩緩飛向不知名的遠方。



淡江時報社